幽默的電影

（小高）

「幽默文學」在近一年裏面出盡了鋒頭。因此我想到：幽默的風氣爲什麼不傳染到銀幕上去呢？

這年頭兒我們實在也需要「幽默的電影」。但這所謂「幽默」，自然和一般所謂的「幽默」要不同一點，電影要和文章那樣的幽默起來，是不容易的。勞萊哈台那種叫人笑岔肚子的東西，雖然很滑稽，可是常常滑稽得不大有意義，因此幽默影片也就不屬於這一類。

我的意思是：膠片上不妨像一篇「救國論文」似的扳起了面孔，凜凜然，叫人望而卻步。有着豐富的趣味，但不是胡鬧。要說的話不直接說，含蓄一點，或者多用諷刺的筆法。

電影雖說是教育的利器，可是看電影的人畢竟是找快樂來的。你必須要滿足了觀衆娛樂的慾望，才可以在愉樂中給他們帶一點教育回去。如果你硬顧得說教，片中充滿了嚴肅的教育，那麼觀衆就難免感到失望。過去的電影的失敗，我以爲就失敗在「太正經」這一點上。

我們不要把電影變成了一篇嚴峻的「理論」，我們要使它成爲一篇娓娓動人的「小說」，或者一首流利可喜的「詩歌」。爲了要獲得廣大的觀衆，寧可少「正經」，多滑稽一點。

我想幽默電影倒是一條暫時還走得「通」的路。——這話自然也是我個人的瞎說，還誰以爲說得不對，我先在這裏「收回」一下。

「帶住」！

一九三四年的胡蝶。她從前的裝束，在那時候也還是一種時髦。

舊事重提：皇后。並無其事

胡蝶付之一笑

鄭老夫子分明說細（老記者）

前天，聽說胡蝶一行全回上海了，老記者乃往訪之。

先問胡蝶，胡蝶一聞「受子彈」事，不禁哈哈大笑。問她笑從何來，她說因爲事情太好笑，因此要笑。我說胡小姐膽量可眞不小，接到這「小湯糰」還會笑。她道：

「我可根本沒有接到這東西呀！怕什麼啊？」

「可是，胡小姐，我說爲什麼南京有怎樣的電影拍到上海來呀？這也能開玩笑嗎？」我問。

「照你想，這樣的事不會開玩笑的，可是怎麼能禁止人家不開玩笑呢？」

「無風不起浪，那末總有點兒因果關係的。絕不會毫無根據的吧。」

她告訴我說，關於這件事，鄭正秋老夫子全知道。于是，老記者就上慕爾鳴路鄭家去訪老夫子。

上樓去，老夫子正襟危坐着，目光烱烱地對着陽光，若有所思。

「鄭先生」。

「喂，請坐請坐」。

他發音雖很低微，可很清楚：有「痰」派味兒。

下面：他一樁樁一件件，細說根苗。

「我們（老夫子自稱，下仿此。）現在工作正忙，本來，決不會上南京去登台的，講到這次去的原因，實是爲了南京，南京大戲院的院主的深切友誼。連邀了幾次，於是就乘拍「黑山白水美人心」外景的常兒，去演幾天。大概是十二號吧，一位朋友跑到我們的寓廬安樂酒家來告訴我們說，報上刊出了胡蝶受恐嚇信和子彈的新聞。我們聽了，眞覺得莫明其妙，不知道這新聞是從那兒採訪去的。後來，又勞許多朋友們（有的多是毫不相識的）到安樂來探聽，他們一知道了並無其事，大家又都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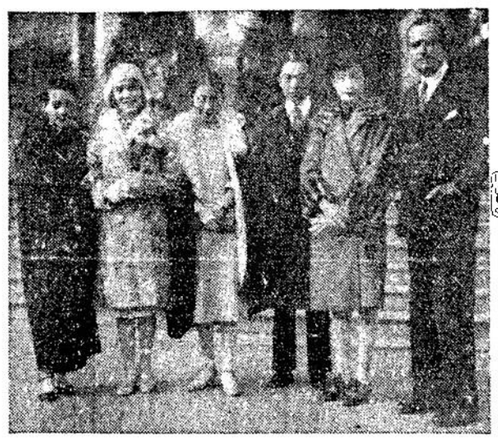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想這事情年少總有點兒因果關係吧。」記者再用這一句問下去。

「我眞想不出得罪了怎麼人。」老夫子縐一縐眉，輕輕了兩眼來一個幽默演出。接下去：「這次我們到南京去，各方面對我們的感情非常好，眞是寧無虛日，應酬。假。每天，從早晨八點鐘起，總有大批慕名而來的朋友到安樂酒家來等着看我們。……一定要說吧，大概許客的時候漏掉了一兩家報館——事先不知道的報館。不過，我想報館不會這樣開玩笑的吧。我們相信新聞記者的人格是高尚的，除了這一點疏忽以外，我眞想不出那兒得罪過人了。年於有人說或許是戲院的同行妬忌，那當然是無稽之談，要是這樣說，那營業旺盛的戲院還能立足嗎？

「這次去，承蒙許多人要宴歡迎我們，實在感謝得很。願四爲和盧翠蘭也請我們吃飯的，惜乎宴會太多，而且日期也都排定了，所以拂卻了他兩位的好意，好在都是老朋友，他們很原諒我們。」

「總之，這次到南京去，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歡迎，絕對沒有怎麼惡感。現在既然蒙先生來問我，我就把這一點情形告訴先生。」

鄭老夫子說得交關邪氣，非常十三分牢的誠懇，眞是四白流利，演出佳妙，表情深刻，故事現實。完，說完，就完。



胡蝶（三）在北京大飯店迎接時髦女人周夫人（四）黎明晖（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）黎明晖（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十）黎明晖（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十三）黎明晖（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十六）黎明晖（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十九）黎明晖（二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十二）黎明晖（二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十五）黎明晖（二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十八）黎明晖（二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十一）黎明晖（三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十四）黎明晖（三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十七）黎明晖（三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十）黎明晖（四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十三）黎明晖（四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十六）黎明晖（四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十九）黎明晖（五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十二）黎明晖（五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十五）黎明晖（五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十八）黎明晖（五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十一）黎明晖（六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十四）黎明晖（六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十七）黎明晖（六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十）黎明晖（七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十三）黎明晖（七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十六）黎明晖（七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七十九）黎明晖（八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八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八十二）黎明晖（八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八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八十五）黎明晖（八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八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八十八）黎明晖（八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十一）黎明晖（九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十四）黎明晖（九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十七）黎明晖（九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九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）黎明晖（一百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）黎明晖（一百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）黎明晖（一百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）黎明晖（一百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十二）黎明晖（一百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十五）黎明晖（一百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十八）黎明晖（一百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十一）黎明晖（一百二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十四）黎明晖（一百二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十七）黎明晖（一百二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二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十）黎明晖（一百三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十三）黎明晖（一百三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十六）黎明晖（一百三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三十九）黎明晖（一百四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四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四十二）黎明晖（一百四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四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四十五）黎明晖（一百四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四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四十八）黎明晖（一百四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十一）黎明晖（一百五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十四）黎明晖（一百五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十七）黎明晖（一百五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五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十）黎明晖（一百六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十三）黎明晖（一百六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十六）黎明晖（一百六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六十九）黎明晖（一百七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七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七十二）黎明晖（一百七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七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七十五）黎明晖（一百七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七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七十八）黎明晖（一百七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十一）黎明晖（一百八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十四）黎明晖（一百八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十七）黎明晖（一百八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八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十）黎明晖（一百九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十三）黎明晖（一百九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十六）黎明晖（一百九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一百九十九）黎明晖（二百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）黎明晖（二百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）黎明晖（二百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）黎明晖（二百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十一）黎明晖（二百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十四）黎明晖（二百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十七）黎明晖（二百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十）黎明晖（二百二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十三）黎明晖（二百二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十六）黎明晖（二百二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二十九）黎明晖（二百三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三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三十二）黎明晖（二百三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三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三十五）黎明晖（二百三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三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三十八）黎明晖（二百三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十一）黎明晖（二百四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十四）黎明晖（二百四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十七）黎明晖（二百四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四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十）黎明晖（二百五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十三）黎明晖（二百五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十六）黎明晖（二百五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五十九）黎明晖（二百六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六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六十二）黎明晖（二百六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六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六十五）黎明晖（二百六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六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六十八）黎明晖（二百六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十一）黎明晖（二百七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十四）黎明晖（二百七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十七）黎明晖（二百七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七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十）黎明晖（二百八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十三）黎明晖（二百八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十六）黎明晖（二百八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八十九）黎明晖（二百九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九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九十二）黎明晖（二百九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九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九十五）黎明晖（二百九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九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二百九十八）黎明晖（二百九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一）黎明晖（三百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）黎明晖（三百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）黎明晖（三百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十）黎明晖（三百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十三）黎明晖（三百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十六）黎明晖（三百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十九）黎明晖（三百二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二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二十二）黎明晖（三百二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二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二十五）黎明晖（三百二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二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二十八）黎明晖（三百二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十一）黎明晖（三百三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十四）黎明晖（三百三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十七）黎明晖（三百三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三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十）黎明晖（三百四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十三）黎明晖（三百四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十六）黎明晖（三百四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四十九）黎明晖（三百五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五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五十二）黎明晖（三百五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五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五十五）黎明晖（三百五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五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五十八）黎明晖（三百五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十一）黎明晖（三百六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十四）黎明晖（三百六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十七）黎明晖（三百六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六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十）黎明晖（三百七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十三）黎明晖（三百七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十六）黎明晖（三百七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七十九）黎明晖（三百八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八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八十二）黎明晖（三百八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八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八十五）黎明晖（三百八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八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八十八）黎明晖（三百八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十一）黎明晖（三百九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十四）黎明晖（三百九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十七）黎明晖（三百九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三百九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）黎明晖（四百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）黎明晖（四百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）黎明晖（四百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）黎明晖（四百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十二）黎明晖（四百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十五）黎明晖（四百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十八）黎明晖（四百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十一）黎明晖（四百二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十四）黎明晖（四百二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十七）黎明晖（四百二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二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十）黎明晖（四百三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十三）黎明晖（四百三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十六）黎明晖（四百三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三十九）黎明晖（四百四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四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四十二）黎明晖（四百四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四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四十五）黎明晖（四百四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四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四十八）黎明晖（四百四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十一）黎明晖（四百五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十四）黎明晖（四百五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十七）黎明晖（四百五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五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十）黎明晖（四百六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十三）黎明晖（四百六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十六）黎明晖（四百六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六十九）黎明晖（四百七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七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七十二）黎明晖（四百七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七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七十五）黎明晖（四百七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七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七十八）黎明晖（四百七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十一）黎明晖（四百八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十四）黎明晖（四百八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十七）黎明晖（四百八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八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十）黎明晖（四百九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十三）黎明晖（四百九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十六）黎明晖（四百九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四百九十九）黎明晖（五百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）黎明晖（五百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）黎明晖（五百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）黎明晖（五百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十一）黎明晖（五百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十四）黎明晖（五百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十七）黎明晖（五百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十）黎明晖（五百二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十三）黎明晖（五百二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十六）黎明晖（五百二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二十九）黎明晖（五百三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三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三十二）黎明晖（五百三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三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三十五）黎明晖（五百三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三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三十八）黎明晖（五百三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十一）黎明晖（五百四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十四）黎明晖（五百四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十七）黎明晖（五百四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四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十）黎明晖（五百五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十三）黎明晖（五百五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十六）黎明晖（五百五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五十九）黎明晖（五百六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六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六十二）黎明晖（五百六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六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六十五）黎明晖（五百六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六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六十八）黎明晖（五百六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十一）黎明晖（五百七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十四）黎明晖（五百七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十七）黎明晖（五百七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七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十）黎明晖（五百八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十三）黎明晖（五百八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十六）黎明晖（五百八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八十九）黎明晖（五百九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九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九十二）黎明晖（五百九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九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九十五）黎明晖（五百九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九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五百九十八）黎明晖（五百九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一）黎明晖（六百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）黎明晖（六百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七）黎明晖（六百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十）黎明晖（六百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十三）黎明晖（六百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十六）黎明晖（六百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十九）黎明晖（六百二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二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二十二）黎明晖（六百二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二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二十五）黎明晖（六百二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二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二十八）黎明晖（六百二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十一）黎明晖（六百三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十四）黎明晖（六百三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十七）黎明晖（六百三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三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十）黎明晖（六百四十一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十二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十三）黎明晖（六百四十四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十五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十六）黎明晖（六百四十七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十八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四十九）黎明晖（六百五十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五十一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五十二）黎明晖（六百五十三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五十四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五十五）黎明晖（六百五十六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五十七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五十八）黎明晖（六百五十九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十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十一）黎明晖（六百六十二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十三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十四）黎明晖（六百六十五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十六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十七）黎明晖（六百六十八）與黎明晖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六十九）范朋克夫婦在北京大飯店門口照約。（六百七十